

人物剪影

我的楹联启蒙老师

欧阳飞跃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爱上楹联。但是，在我近年半百的时候，遇见了邹宗德先生。

上世纪90年代，每每有署名“邹宗德”的楹联作品见诸报端，心里岂一个“敬佩”了得？五年前的一天，隆回县诗联学会组织诗联爱好者听楹联基础课，我混迹其中，主讲者正是邹宗德先生。原来，先生不过五十开外的年纪，中等身材，皮肤干净，面貌清癯，行动时风神潇散，静坐时温文尔雅。我坐在角落里暗自欢喜，一是恨相见之晚，一是庆三生有幸。

一次饭局上，介绍人引荐我和另一位女士拜先生为师，没想到他赤裸裸地拒绝了。他说我年龄偏大。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朽木不可雕也”吧。我们当地诗联学会有一个微信群，群里老师、学员每天出句、对句、吟诗作赋，热闹非凡。我虽然对得不够好，但是态度还行。每每搜肠刮肚捻断数根头发，有时亦能赢得几声喝彩。没想到这倒引起了先生对我的注意，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常常不厌其烦地指点我，在没有任何仪式和承诺下，我成为他事实上的“大学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先生的了解日渐增多。原来，先生早在二十几岁时就已在全国楹联界崭露头角了。先生家学渊源深厚，骨子里沿袭着先天的文化血脉，被誉为“中国联坛十秀之一”“湖湘楹联七子之一”，也是湖南省第二位中国楹联最高奖——“梁章钜奖”获得者。

先生不仅会写楹联，也同样精于“挤”时间。他在一家银行担任要职，工作繁忙自不必说。但从来不见他乱过、慌过，单位管理得井井有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一次，我跟先生抱怨说自己俗人多俗事，无法集中精力专心学

习，并表现出了懈怠的情绪。先生说：“我每天忙碌得很不能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然而我都一直在学习，你敢说你比我忙吗？”我一时语塞，满脸通红。

先生很讲究教学方法，总是启发学生要开动脑筋，要有发散性思维，不要把思维禁锢在弹丸之地。有一次，我自拟了一副对联：“好句频来，字字春风花妩媚；拂尘忽至，丝丝喜雨绿葱茏。”交先生过目，先生说上联可以，但下联驳回。我左看右看，一时发现不了问题。正当冥思苦想之际，手机响了，是先生发来的一条微信。他说，给你一副佳联：“妙书鸿戏秋江水，佳句风行晓苑花。”你仔细揣摩，然后把你的理解告诉我。结合着先生曾教给我的对联技巧，我反复思考构成该联句的字、词、词性以及蕴含的意境等，并找出它的意和象以及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忽然，茅塞顿开，来了下句：华章新就，山山布谷景清明。我迅速发给先生，不一会儿，一个竖起的大拇指的微信表情赫然入目，我喜不自禁。

一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中国楹联学会面向全国征集年度论坛论文的消息时，竟头脑发热，草拟了一篇八九千字的论文，兴致冲冲地交先生过目。一般老师评价文章，是先扬后抑，先把好词做了铺垫再说“但是”，可先生一上来就给泼了好大一盆冷水，而且批评得不留任何情面。他说，好文章不一定要写得长，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就不要用两句话，短小精悍更显工夫，作楹联更是如此，你要学会裁剪。接着，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给你一块花布，你要如何才能将它变成一件漂亮的衣服？”听他这么一说，我后悔自己手痒、心大，怎会自不量

力，胆敢啃这大骨头？但是，我到底不甘心到此打住。在先生的鼓励下，我重新列出了提纲，几易其稿，终于只用了三千字就顺利完稿。这一次，先生肯定了我，他说：“你将你的前后两篇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原文臃肿绵软，后篇则言简意赅，颇具精气神了。”的确，在他的指点下，重新拟写的文稿废话全无，而且笔笔都立起来了，句句有生气了。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全国优秀楹联论文奖。当我应邀出席全国楹联年度论坛，并上台宣读自己的这篇论文时，当属于我的掌声响起时，我享受到了楹联带给我的巨大快乐，也想到了引导我、教诲我的先生。

先生常常告诫我要多看书，多思考，多创作。言及多创作，他说：“如果你想学游泳，却总是不下水，你能识水性吗？”先生讲话时表情比较严肃，但是语气永远是温和的。他耐心地教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技巧，告诉我对联最基本的特征是雅和切，遣词造句不仅要想人之所想，更要想人之所未想。他还告诉我，构思一副对联，最好是要用诗一样的语言，让读者像沐浴在春风里，千万不能拿味同嚼蜡的东西去塞责，那是一种发疯的毫无意义的冒险。写楹联不难，难的是写好楹联，这些都靠在联外下功夫，是十年磨一剑的事。先生的楹联之道，让我也明白了先生的为人之道，我颌首应之。

我得以浅尝楹联之美，皆缘于幸遇先生。每每想起先生，内心便油然而生一种感激之情。

（欧阳飞跃，女，1966年8月生于隆回，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楹联学会、湖南省诗词协会、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会员，隆回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古韵轩

赞精准扶贫（外一首）

欧阳佑春

惠风骀荡暖千乡，
甘露淋漓润万庄。
精准扶贫民共富，
党群筑梦谱华章。

新邵县司门村葛根基地赞

去年今日此山中，
荆棘野花杂草丛。
荆棘早由贤者去，
葛苗滴翠笑东风。

（作者系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长）



呵护 周文静 摄

大道无垠

李 慧

我家住在“中国茶油之都”邵阳县连绵起伏的五龙岭山脚下。门前的道路经历过战火硝烟的洗礼，也浸润过无数英雄的鲜血，因此被大家称作“英雄路”，我们的村庄也被命名为储英村。

据《邵阳县志》记载，著名的衡宝战役五龙岭战斗就发生在我家门口的五龙岭。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营追歼逃往广西的白崇禧残部赖仓民团，激战十余小时，大获全胜。爷爷常说，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既是新时代的建设者又是享福者。

我家门前的这条道路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我的成长。1995年我呱呱坠地，门前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下雨天偶尔会有路过的行人滑倒变成“泥人”。孩提，我最喜欢的是天气晴朗的夏季。道路两边都是绿茵茵的水田，拔节的禾苗随风起舞，芬芳的稻花沁人心脾。一切都是生机盎然，让人陶醉。每到上午，劳作的村民在水田中辛勤忙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劳动的幸福。这条路也是孩子们

的乐园，我和小伙伴蹒跚学步时就在这条泥土路上玩耍、奔走，一起跳绳、捉蚂蚱、猜丁壳……虽然生活如此和谐安宁，但我们从小就记住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忘记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村里百业兴旺，村民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提高。1998年，我家拆掉土砖房，新建了三层的钢筋水泥新房。门前的“英雄路”由泥土路变成了平整舒适的柏油路，下雨天再也没有人因为摔倒变成“泥人”了。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002年，我上了小学，加入了少先队组织。爸爸的养殖场规模越来越大，还重新对房屋进行装修，让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妈妈特意为我设计了一间精美的公主房，我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一天到晚感觉美滋滋的。承载着英雄梦想的柏油路改造成了更加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来回穿梭的车流、人流络绎不绝，村里的种养业、加工业和运输业也蒸蒸日上。每天，我和同学们高兴地走着这条路上学、回家，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我们畅谈伟大的祖国越来越

越强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外出经商创业，越来越多的人出国出境旅游，欢声笑语从“英雄路”传递到世界各地。

2008年我升初中，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第一次沿着这条路离家求学，了解了更多外面的世界。这条路也时刻提醒着我不要忘本，树立远大理想，长大后一定要报效祖国造福人民。

2014年，我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大学是人生中最完美、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也是求知求索的重要阶段，是实现人生梦想的加油站。在大学生活的这几年，我不断增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精心构筑人生价值观世界观，培养自我的特长和个性，尽可能地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和综合本领。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2019年是我的人生转折点，通过一轮又一轮严格的考试选拔，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向英雄看齐、与楷模同行，站在新的起点，我在心底下定决心：一定要发扬革命先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英雄们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并担负起培养时代新人的神圣使命，不忘初心，坚定信念，以梦为马，奋力奔跑！



清晨，沉睡的老街是在宏亮而又悠长的“卖水豆腐噢——”的吆喝声中渐渐醒来的。那一声声吆喝穿街过弄，此起彼伏，韵味十足。在那个时代，水豆腐是餐桌上的当家菜，好吃不贵，一斤两毛钱，够一家人吃一餐。

滩头周边农民挑来叫卖的水豆腐，都是用石膏在陶缸里细细研磨做出来的，白嫩细滑、豆香四溢。将豆腐放入锅里煎半面黄，放上盐、红辣椒、葱、姜，就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好菜，百吃不腻。

被卖豆腐的吆喝声叫起床之后，一天就开始了。我们这些伢子、妹子，清早要先做了事才去学校读书的。我们父母工资不高，有的还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而家里人多，要想生活得好点，过年热闹些，就要自力更生。

因此，镇里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养一头“过年猪”。开春买来猪崽，孩子们就要去扯猪草了。另外，煮猪食如果用煤炭的话，似乎有些“奢侈”。去煤矿挑煤炭，粉煤八毛钱一百斤，块煤一块钱一担，对于必须精打细算来维持生活的镇里人来说，觉得不合算。因此，很多家庭选择烧柴禾煮猪食。我平常早上起来洗漱后，就提着竹筛子去后背山扯猪草，星期天或者放假时，就去挑煤砍柴。

我从小特勤快，除了酷爱看文学书籍，还喜欢劳动。七岁就和比我年龄大的伢子，一起去来回有5公里的五马煤矿，挑20多斤重的煤炭回来。而所有可以获取柴禾的方法，我都有过尝试，如扫松毛、砍茅柴、劈竹篾、挖枯树根，还有爬上大树砍树枝，去煤矿剥枕木树皮，不一而足。家里的二楼，柴禾堆成了一座小山，烧也烧不完。

镇里的伢子、妹子们大多还有去乡下“拾荒”的经历，我就更不用说了，乡里出什么就去捡什么。黄豆收割的时候，我们会去地里捡黄豆，因为受太阳暴晒，有些黄豆会冲破豆荚的束缚，自由自在地躺在地上享受阳光雨露，最后却成了我们的“俘虏”。还有晒谷坪里会留下些“漏网之鱼”，如果是夜里下过雨，黄豆膨胀变大，捡起来就更爽了。一般一个早上可以收获两三斤，几个早上下来，家里积累的黄豆就“可观”了。妈妈就会拿这些黄豆做成豆豉，我们叫“豆屎”。呵呵，滩头人有些古怪吧？说起屎有些人会恶心得吃不下饭，而我们却偏偏把“地木耳”叫“雷公屎”，把“豆豉”叫“豆屎”。“豆屎”煎豆腐、炒蒜苗，好吃得真是没得说，“豆屎”炒肉丝、煮鱼那个鲜香更是没治了！

麦子熟了，就会去拾麦穗；稻子收割了，就会去拾稻穗。捡来的麦子积得多了，妈妈就会要我拿到同学刘建荣家的水磨房去磨成粉，再做成面条。水磨坊是古镇一道靓丽的风景，而面条在当时也是稀罕物，吃一餐面条就像“打牙祭”一样。而捡来的稻谷呢？碾好之后，糠和米都给“过年猪”改善伙食了。

最感兴趣的“拾荒”，就是捡红薯。十月小阳春，是挖红薯的时候。农民把红薯挖完之后，我们再扛着锄头，背上背筛，去土里搜寻战利品。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社员们有的干农活马马虎虎，挖红薯也是一顿乱挖，土里往往还留下来不少的宝贝。捡回来的红薯，小的或者挖烂了的，拿来喂猪，好的就摊开晾在楼板上。放寒假的时候，我一次会拿几个红薯洗干净，去溪边蔬菜场刷色纸的焙房里，把红薯放进烘焙炉里，然后就在温暖舒适的焙房里，或看小说、或听大人讲古。也会欣赏一张张土纸，在能工巧匠们的手下，被来回均匀地刷上或红、或黄、或绿的颜色。然后匠人们用一根纤细的长竹签，轻巧而快速地撩起土纸，准确而潇洒地摊在下面有煤火烘烤的石棉布上。一阵水蒸气氤氲过后，一张纸的“凤凰涅槃”就完成了！大约个把小时，烤红薯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从烘焙炉里透出，钻进鼻孔里，诱惑着人的食欲。掀开石棉布，取出红薯，外皮焦黄，滋滋冒油，一口咬下去，好吃得不行。

“二十五，杀年猪。”到了腊月二十五，家家户户就开始杀年猪准备过年了。杀年猪也不是非得在二十五这一天。街坊有一个蒋屠户，大伙都想照顾他的生意，所以先和他预约好。等到杀猪的时候，除了屠匠师傅外，隔壁有力气的男子汉们会来帮忙赶猪，并把猪抬到板凳上死死按住。我们这些孩子，则在一边看把戏。

随着屠匠师傅将猪宰杀、褪毛、开膛、分解完之后，主人就会给近邻的每家撮上一大碗猪血，并随血配送一块三指宽的肥肉，让街坊们一起分享。帮忙的街坊，则会被主人留下，和屠匠师傅一起吃杀猪肉下酒。人情是把锯，锯过来又锯过去。但在这礼尚往来的过程中，人情味道更浓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了。

（余德平，隆回县滩头镇人，大学文化，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新闻通讯数百篇）

